

□半岛记者 孟秀丽

倏忽间半载已过,2020高考将至!有多少无法安放青春记忆忽然敲响心门?有一种青春叫高考!那些埋首学海心无旁骛的日子,简单如斯而又厚重非常。那些熬过的夜,背过的书,刷过的题,流过的泪,只有自己知道。

今年我们不再征战考场,看着我们当年奋斗过的青春,回忆着那些无眠的岁月,时间把高考酿成了一坛清酒时,时过境迁之后再拿出来品味,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因为高考,我们懂得了“敢拼搏,方能不留遗憾”,也体味到“漫卷诗书喜欲狂”的人生况味,或徒留“人生可以无悔却难无憾”的感慨。那年高考,我们以梦为马披荆斩棘乘风破浪。

高考的故事太多太多。那时的你,天文地理、人文物理、几何曲线、英文古语……几乎无所不知;那时的你,有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豪情,和为未来而拼搏奋斗的无限勇气,那时的你,青春正好风华正茂!

那些乘风破浪的 高考岁月

艺考生选“C”

□阿占

这是许多年以前的事情了。数学考试的时候,我坐在教室里,不到15分钟就答完了卷子。大部分选择题我都选C——正确答案是C的几率更大,这是所有艺术生的脑残共识。

当时的艺术类考生,高二之后就不再上数学课了,数学成绩不计入高考总成绩,这对发散型思维的人来说,是天大的赦免。高考时,数学专场变成了一种游戏,我只须选“C”以保证自己的成绩在10分以上不致太丢人即可。按规定,开考后15分钟才允许交卷,第16分钟,众人纷纷起身离场,那大约是艺术类考生最潇洒也最解恨的时刻。

高考让人憎恨,可不考又如何呢?十八九岁,所有关于远方的梦想只能通过高考来兑现。一个分数可以把我带到远方,一个分数也能把我留在原地。原来的生活不好吗?远方的生活一定会好吗?谁也不知道。

那一年夏天,我所能知道的是,落榜生几乎失去了季节赐予的全部绚烂。从得知没有考上的那天起,我主动洗碗的次数明显增多,并在家庭聚会时假装忧郁。事实上我的确有些忧郁。游泳不再呼三喝四地去,而是一个人默默地穿过梧桐树的密荫,穿过知了的哑叫。从莱阳路到一浴,大约一公里的距离,游人拥挤,摊贩热闹,我行于当街却感到了空茫与孤独。

其实我完全没有必要这么沮丧。上世纪90年代初期,美术院校没有扩大招生之前,艺考是面对面的角斗场,拼命抢夺的独木桥——不,铁丝绳!全国招生的211院校,每个专业每省只取一名,夺不了魁,就是落榜的命运。那些艺考八年的,不是传说,圈里从来不缺“老青年”,可不知为什么,我就是感觉自己一夜之间老去了。

复读开学之前,父母跟我进行了一次深刻谈话。父亲戴着花镜,坐在沙发上看我的“保证书”。不久前,他刚刚发现自己的眼睛花了。母亲坐在另一张沙发上。家里很安静,可以听到隔壁邻居家传来的电视广告声。我第一次长时间地注视父亲——因为戴着花镜,强壮的他露出了一丝颓态。

与父母的关系,在那次高考落榜之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之前,我们亲密,在彼此的对抗中。我们相爱,在无休止的争吵中。我们牵挂,在我摔门离去的瞬间。之后,我们沉默,在彼此的体谅中;我们焦虑,在彼此的掩饰中……

大学毕业以后的第17年,我到中学时代经常光顾的美术用品店,做画框、绷画布,补充几管冷色系油画颜料和一把大号的刮刀。刀是木柄的,刀片上没有刀刃,我却感到了手握冷兵器的冲动。老板没换,只是早已不记得我了。背着画夹的少年进进出出,年年岁岁,流水一样,没有谁特别值得被记住。

现在,一到高考季,我还是有种剑拔弩张的感觉。满城的焦虑,满手机屏的焦虑,我也跟着满心焦虑起来。这种焦虑让夏天的明媚大打折扣。父母们守在各大考点的周围,在阳光的炙烤下伸长了脖子。须知道,成人世界里的焦虑是按照乘法计算的,他们的夏天比考试的孩子更加不堪。

高考浓缩大悲大喜

□柳已青

说实话,我不愿意回忆高考。高考浓缩了整个人生最刻骨铭心的体验:大悲大喜。想想自己的来时路,人生充满了很多偶然,也充满了许多必然。人生的转折点就是高考。

1992年,我第一次参加高考,名落孙山,并不意外。因为高中三年,我迷恋读国内外的文学名著耽误了学习。我的高考,黄了。父母在堂屋外乘凉,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庄稼,可是气氛压抑,每个人心中压着一块大石头。我独自躺在木板床上,心在泣血,眼在流泪,额头在流汗,长夜漫漫,时光流逝,每一分钟都是那样的漫长……

父亲母亲暗自伤心失望,当着我的面,不让我看出来。后来,在我复读考上大学之后,母亲告诉我,她有一次在棉花田里打杈子,听到邻居说风凉话,“看他家老三,花了那么多钱,也没有考上大学,还不如买头驴。”另一个说,“大学哪能那么容易考上,他家祖坟上冒青烟啦?”母亲颓然瘫坐在棉花田里无声饮泣。

我的成绩可以上委培专科,父亲求亲告友筹集钱。我断然否决,我决定复读一年,大有考不上大学不见江东父老之慨。

复读,发奋苦读。140多个复读生一个班,在校外的一个工厂的大车间里。春节前的全班摸底考试,我终于考了个第一,这是我学生生涯中唯一的第一。

春天里,我开始频繁感冒,鼻炎发展成恶性头痛。心在焦虑和忧惧的大海浮沉。天气渐渐热起来,晚上睡不着。头有时痛得像一块木头,看着同学们发奋学习,而我什么习题都做不下去。

走出教室,看到合欢开放,初夏的夜晚,凉风习习,圆月当空,树影婆娑,空气中弥漫着合欢独有的气息,可惜我的鼻子不能敏感地捕捉到。我回头望望教室里自习的同学,想想决定命运的时刻即将来临,兀自凄凉,头碰在合欢树上,悲愤从心中袭来。我不知道如何才是解脱,谁能度我出苦海。

1993年高考前一天,我忽然感冒发烧,下午实在坚持不住了,打了点滴。班主任马峰华老师得知后,晚饭时分,他给我端来一大碗鸡蛋汤。翠绿的芹菜,金黄色的鸡蛋,红色的西红柿,我几乎是强忍着泪水喝了下去。这碗汤,赋予我奔赴考场的力量和勇气。多年过去了,我特别感激马老师这碗鸡蛋汤,一直没有当面说出心中的感激。

难以忘记发榜时刻,我和同学李民(前一年他考入济宁师专)一起去看学校张贴的大红榜,紧张的心快要蹦了出来,看到第四张,终于看到我的分数,成绩超过了本科线23分。眼泪刷刷地流了下来,人生巨大的狂喜奔涌而至,幸福的浪潮把我淹没。后来,我在大学学心理学,明白了这就是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说的高峰体验(peak experience),那种感觉是用语言无法表达的,是一种“感受到发自心灵深处的颤栗、欣快、满足、超然的情绪体验”。

刚一到家门,我就兴奋地大叫,娘,我考上了。娘闻声出来,考上了,考上了,娘脸上笑着,眼睛里泪水溢出。过了好长时间,娘才想起来问我,考的是几年的,我说:四年的。娘喃喃自语:真好,好样的!

时光如流水,却带不走高考的记忆。我写这篇文章时,一切风轻云淡,仍不能心如止水。

高考的如烟往事

□许培良

高考是人生的一个重要驿站。火热的青春,火热的激情,火热的岁月。7月又接踵而来,35年前,高考那段如烟往事又徜徉于脑海……

1982年秋,我考上了平度重点高中平度四中。那个年代,高中3年的课程,一般两年就须结束。第3年是专门进行总复习的。这一年,学校配合教材,不断地下发一些参考资料,包括烟台、潍坊地区的课程专项训练,或高考模拟题或试卷。教师也倾心挖掘自己潜力,印刷了一堆堆训练试题,我们几乎终日浸泡在试题库的海洋中,老师们也见缝插针地为我们反复讲解,直至达到熟练掌握方罢休。现在想来,那时学生苦,教师更辛苦。虽然苦,但我们大都心怀远大理想,以苦为乐为荣。

“有张有弛,文武之道”,下午课外活动,是学生自由的时空。为放松一下脑筋,调节一下心理,我常携带着几本文学书,独自跑到校园东南边的小河畔。那里水草丰美,鱼翔浅底,河滩上细沙绵绵,景色甚美。我躺在河畔上,抑或坐在石板上,翻阅心爱的文学书,仰望夕阳下绚丽的天空,大有心旷神怡之感。这期间,我读完了《贝多芬传》《城春草木深》《海边诊所》《写作通论》《文学概论》等书籍。为提升高考语文阅读能力,以及人生的精神境界,无疑起到了莫大的助益。

我是1985年参加高考的,那年的7月7日~9日,正是酷暑闷热多雨的日子。高考,既是一种学业水平的展示,也是一种意志能力的磨炼。开考的日子到了,有的同学显得异常紧张,而我像平常一样,平静地走进考场,平静地面对考卷,平静地应答着题目,心中没有大的波澜起伏。题目难易也好,偏怪也罢,大家都处在同一状态下,还是相对公平合理的。

9日下午,高考结束了,缠绵的细雨纷纷落下。我收拾好行李,披好雨布,骑自行车行进20余里,赶到家乡村口时,小雨暂歇,绚丽的晚霞中,发现母亲和姐妹们已迎接在村中央大槐树下,向我招手示意呢!

高考发榜,我如愿被一所师范专科学校录取。在那个年代,这已相当于“山沟里飞出金凤凰”。虽不甚理想,但毕竟是人生的支点与平台。

柳青说过,“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,但要紧处常常只有几步,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……有些岔道口……你走错一步,可以影响一生”。感谢高考,在那峥嵘的岁月里,给我提供了人生晋升的平台,让我开始步入人生的坦途。

细细思忖,我的人生是比较幸运的。欣逢盛世,因高考改变了农家子弟的命运,也因此让我的生命之花树,深深植根于肥沃的土壤,绽放出平凡中的精彩。